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塘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朱起鳳

謄錄監生臣陳遂

東塘集卷十九

宋　袁說友　撰

題

題梁昭明太子文選

某到郡之初倉使尤公方議鋟文選板以實故事念費差廣而力未給某言曰是固此邦闕文也願畧他費以佐其用可乎迺相與規度費出閱一歲有半而後成則所以敬事於神者厚矣江東歲比旱某日與池人禱之

神焉蓋有禱輒應歲既弗登獨池之歉猶什四也顧神貺昭答如此亦有以哉文選以李善本爲勝尤公博極羣書今親爲讎校有補學者是所謂成民而致力於神者歟

題文選雙字

此係本朝蘇公易簡所編也池陽既鋟文選板矣而雙字者又文選之英華與法當併栞同置郡學昔韓退之謂大翫於詞而與世採掇吾於是書見之學者乘流涉

源漑根食實則思過半矣

題計次陽教授家傳韻畧

灌園先生以此書付次陽其知子亦異矣今人率有愛子之癖至其子已壯且老而溺愛惛惛了不知其賢與否也次陽甫四歲灌園已知此書之必傳後四十年而僕乃親見之蜀文物之邦也鍾靈孕秀於父子間固多矣九齡而與玄文今視次陽猶當有其年不可及之嘆

題東野集贈任貫道

表起巖將𥄂旱之檄於句容彌月而獲見邑大夫之壻任貫道粹厚練達所語事皆應程度而又頗多見古人詩溧陽近刊東野集敬受一帙以昌其趣予來日西矣他日相逢更當爲我輩中賢故人也

題所刋金剛經後

某竊惟諸佛菩薩以慈悲方便教放大光明破暗燭幽除煩惱故衆生有歸向心得福多有何況聞此經典書寫受持是爲第一最上之法爲母親某氏目疾纒惱歷

歲甚多乃至藥餌所不能及惟念佛慈廣大覺是衆生永清根塵消滌病惱稽首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功德莊嚴是名真法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如是天眼於恒河中照清淨相某同母親某氏發此信心書寫刋誦無上甚深經典特用布施願佛以兹勝果起救拔衆生之念於燃燈佛前發大慈心爲母親某氏去暗釋翳破除目瘴悉得消滅如醉得醒如夢自覺又如日月光明照見種種色不驚不怖還一切相皆得成就無邊智慧功

德云

跋

跋御賜江瀆廟碑

慶元五年五月四川制置使臣袁某成都運判臣蒲叔獻各奏言大畧謂蜀成都江瀆祠隋制也江四瀆首而祠實主四蜀故瀆祠爲甚重他無與今者水旱疾疫官吏父老禳祀饗祭如謁父母十禱十應編隸萬室恃以亡恐歲月滋久矣迺歲在戊午己未曰雨曰暘一有過

差公與私犇走祠下炷薌稽首如不及蓋有廟閾未踰而神具格矣凡以雨禱者七以晴禱者三以雪禱者一朝扣夕答功利及物宏大以衍於是讙然曰蜀在西南民甚夥土甚狹豐年猶弗贍旱乾水溢小弗捄則饑餓於土地狼顧且無策今瀆神天地其施而赤子其民求者得祈者遂戊午中熟已未上熟仰父俯子是佚是帖盍思有以報神者乎臣其臣叔獻謹按律令列其狀以聞丏賜旌異以慰滿衆願者九月十七日有詔其賜御

鄰珍奩命帥臣表其謁款以謝臣其敬涓吉旦奉上旨具牲幣板祝庸告於神退而乃言曰神與人相依而行也神不人不靈人不神不寧神之惠人曰信人之事神曰誠夫應答如響此信也至誠感神此誠也信以響誠誠以格信故曰神人以和唐虞盛治不在兹乎恭惟本朝嚴奉瀆祠垂三百祼藝祖皇帝宏建廟宫列聖相承遵行祀典妥靈斂福敷錫坤輿皇帝陛下體祖宗之誠心來明神之信助歲頒祝冊親灑御題飭諭守臣寅蔵

縟祀神答王休孚以一信帝格神貺接以一誠蜀之民其衣食於吾君吾神者本之誠信焉將與天地日月常存而不已也臣某不佞身逢德馨之賜敢誦顛末刋載樂石置諸朝廷內以侈聖主純一之誠外以敬神明孚佑之信遠以慰四蜀萬人之請小臣誠不勝惓惓

跋臨安府獄空奬諭詔碑

維紹熈三年十一月乙未臣所治府圄空按故事騰章以聞丁酉有詔賜臣某臣跼蹐忭舞懼不足祇承休命

竊惟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其垂則遠矣乾道辛卯陛下以儲君領尹事閱七月獄以空告親序璽書著在樂石大哉王言以崇教勵俗爲端以德善愛利爲具而方畧鈎距武健果敢如趙張三王者駁乎無足議爲也仰惟明謨大訓昭示罔極臣知所先後矣惟臣無狀蒙上推擇使得奏薄技於輦轂下伏自念負此隆寄怵惕以思罔敢一有逸豫進而親聆丁寧之旨退而躬誦琬琰之章謨訓昭然所以惠詒後之守臣誠不止臣一人而已

繼自今首善之地使民知嚮方凜凜乎與道遷義無復抵冒獄犴而桁楊䌫纆棲置弗用實陛下昔之謨訓基焉臣恭拜褒綸震悖無措不勝小臣惓惓歸美之思用敢伐石刊載垂億萬斯年謹昧死識歲月附見於下方云

跋御賜書漢文翁龔遂故事

臣某言臣誠不佞屬者待罪民曹蒙陛下過聽因其自請俾及外庸逦慶元二年九月戊子詔以華文閣學士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命臣其臣控辭弗獲十一月丙子即引道甫出修門有旨賜臣御書漢臣故事二爲寶軸一臣兢懼祗愁東望再拜以敬受非常大賜伏自惟念臣以佔畢一介遭逢聖時遂叨器使歲在壬子聖安壽仁太上皇帝親擢典尹京邑皇帝陛下潛龍朱邸臣得以近比數拜清光匪惟進之而彈壓微勞每垂天奬臣已不啻千載一遇矣繼叨從列身逢陛下揖遜御極繼天作子臣與昆蟲草木均被臨照時朝家事

實繁費且重臣以謭薄繆尸計籍取予之術捄過日不暇其何敢冀幸寵榮陛下既弗加誅正貳卿攝常伯金華玉牒咸得庇職焉天地施生萬物無報然臣分量有限牽位實慚乃涓吉懷章籲天再請洊膺明詔未拜俞音越兩月坤維謀帥首以屬臣顧以一縷係千鈞誠自量不足以勝隆委微臣惟恐隕越於下至於嫣閣新班兼金寶帶頒珍禁籞湛恩厖洪前所未見逮臣首塗之始宸翰特書漢文翁龔遂二事賜臣爲萬里閫外寵又

將昭偉而風厲之仰惟雲章在天震耀𧍢𧉋昭回下飾端自臣始竊惟在昔守帥必有教化有政事故能導上德意惠安民人文翁治蜀首以教化美人心龔遂治渤海一以政事靖時變迹異功齊後世嘉仰今臣愚不學既不能希文翁之化而甚亡具又不能望龔遂之政奎文頫賁大懼亡以稱塞仰惟神宗皇帝命李師中守秦州賜御書班超傳於道中高宗皇帝御書趙充國傳宰臣乞賜諸州守臣載在青史為萬世盛事臣猥瑣齷齪

乃得盡護西蜀是不特一郡國之寄而陛下翰墨煒煌風雷鼓舞所以昭示臣子者實上契祖宗垂謨顯訓之意以今視古臣抑有光焉繼自今犬馬服勞思效寸尺牧民馭衆而各安無事繭絲保障而知所決擇於以仰寬西顧之憂此臣之願也非曰臣能之也用敢敬奉寶畫勒諸琬琰護置於成都之正廳使六十州吏載雲漢之天麗日月之照億萬斯年相與激昂砥礪以對揚明天子休命云

再跋

後三年自蜀召爲吏部尚書不三月奉祠時慶元六載也明年起帥越是年冬復入爲吏部尚書陛對之日玉音猶記往者帥臨安屢進見於朱邸粤自紹熙癸丑歳光宗擢爲從官至是已九載同列中獨爲老臣聖上念先朝簪履之舊繁使最多將滿歳乃得備位右府凡五月參預國政又七月遂歸田里葢嘉泰三年矣方聖上踐位再歳閒得與諸君子偕在禁禦可謂遭時甚矣越

明年連上章請外由是在蜀四載在越一載中更奉祠
其兩長銓部總十有一月東西二府亦通及一載此十
年中雖在朝之日少而自知僥踰且疲懦不能應時用
也既歸矣聖上不忍終棄一命以潤再命以潭三命以
洪尚勤簡記俾殫幹方然度時量力勉强實難竟無從
更宣力四方以畢其所未盡先是表疏祈解政機嘗曰
視其凡庸則不能輔聖明以成必至之效觀其疾疢則
不能持悠久以圖將來之功此其辭可以逆意矣今獲

安家食荷戴君恩雖宸翰已勒石植於成都府廨懼即沒於地敬用重刻以永榮耀於家輒併叙晚歲出處大槩云嘉泰四年冬十月晦日臣說友頓首謹書

跋鄧文簡公諫伐燕雲奏

讀文簡公諫伐燕雲之奏慨念國運之興衰版輿之離合蓋流涕痛哭而有不忍言者嗚呼悲夫自古忠臣諫士其憂深慮遠言弗見聽而乃得名於事定之日此忠臣諫士之幸非國之福也使漢高聽婁敬之言唐太宗

納魏徵之諫則平城七日之圍不能成功之悔豈復爲漢唐羞也欲有封侯之賞而徵有仆碑之事此豈二公所願耶文簡公之疏奏墨未乾而中原之禍已潰裂四出今七十餘年未聞强人意者此文簡公之甚不幸然公豈欲吾子孫懷忠追遠於數十載之後以傷今思古哉則又文簡公之尤不幸者也嗚呼悲夫

跋張季長同年所藏司馬温公通鑑漢元年藁

予嘗與師友論通鑑漢高祖元年十月下不書五星聚

東井之文此正温公明漢史傅會之失也魏高允謂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旦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何因背日而行崔浩因之以驗其言則五星乃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是時高祖未入關不足爲興王之符史臣傅會明矣唐武徳初二星聚於奎亦以爲唐興之應然是時唐已革隋其應後時矣天寶大歴間或五星聚於尾箕或再出於東方皆青齊之分然是時乃有安史朱泚懷恩之變謂星爲唐而聚

耶非也史臣修瑞以同傳會前後一律也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去歲侍講金華當時講官誦通鑑至漢高祖元年事予亦嘗推明此說兹來成都同年張季長示以温公所修通鑑藁則高祖元年藁也舊史五星聚東井蓋爲異事而温公獨削之弗録是蓋春秋筆也豈後史臣所能萬一哉人之觀通鑑者當自識之

跋王順伯郎中定武本蘭亭修禊序

余幼侍先君見薛氏子爲先君道定武修禊序刻頗詳

薛之伯祖師政嘗帥定謂初得刻於定之殺狐林後置郡廨歲月久矣薛至定士夫乞墨本者狎至薛惡摹打有聲自刋别本留譙樓下多持此以授覔者葢先後已二刻居亡何薛之子紹彭私又摹刻易元殺狐林本以歸自是定武所藏殆薛父子所重刋二本耳故非舊物也然好事者稽究源流次第真贋各据所聞以定勝否年來有鑱本之說謂薛所得殺狐林本欲以自别乃取湍流帶右天五字各鑱一二筆私以為記又有取況之說

謂定武者於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紛紛之論莫知孰是然余獨信薛者蓋其家所親見而身歷之豈今所謂定武本者或出於薛氏父子所重刋者耶抑所挾歸者中更多故將又轉而之他也今觀順伯所藏余亦未敢遽以薛語劇本取況之説爲證然在等輩實稱第一余雖隨羣嗜此所蓄益未敢信夫以右軍平生得意書一字一筆皆足以心會而神遇要不必苦計較毫釐疑似之間余自此更當訪佳本以求正於順

伯云

跋汪季路太博定武本蘭亭修禊序

頃歲有薛氏子爲先君道其族伯紹彭定武蘭亭帖三本始末語與前輩所書畧同去春余跋王順伯定武本嘗及之矣蘭亭帖距今歲月滋久本既弗一好事者說亦紛異然物之真謬雖相去毫釐吾人若具眼力少加訂正便可盡見如順伯與今季路所藏一見知爲至寶物也蓋肥瘦別定武先後本亦是要論余留都下九年士

夫家所有幸數見之往往筆瘦而刻畫太明者甚多校之肥本自永和九年而下只此一行其運筆自然氣象渾厚已不可及其間如會有咸流弦暢清可浪猶齊攬數字相去尤不勝天淵他皆如此又肥本字畫之傍石紋自然皴動如輕煙籠染技拭未去之狀俗語謂之粉紋此又不可偽爲前歲見范元卿所藏渠却未深信肥本者人固各有見也尤延之領袖博雅定武古本偶未得刮目嘗見沈虞卿之本似不減順伯季路者余雖隨羣

嗜此而所儲殊未確僅有一二可以備遺然必求有以頡頏於尤沈王汪之門可也

跋唐人臨晉人帖

俗子贋作虞伯施題於後反爲此帖之累當剔去之尤伯長父子之言信矣予亦謂併其後八字宜斥去不然豈當使斯人寄俗子籬下耶

跋歐陽文公帖

右歐陽文公帖云平生進退之節凖擬措置全在此時

嗚呼其嚴哉東坡謂公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學者於此帖亦可以窺見萬一也

跋蘇文忠公帖

四帖皆先生早年字其法蓋自二王如跋語帖雜之二王而無辨先生嘗和鮮于詩云獨作五字詩清絶如韋郎今又進其文於屈宋之列前輩成就學士大夫類如此嗟乎今不復見也

跋蘇文忠公帖

字愈小愈難愈小而體法俱備此尤難者也坡字散在人間固多矣未嘗見小字精妙如此帖者葢不盈毫忽而八法之體皆具鍾王帖中所無也臨安三茅觀有褚遂良書隂符經真蹟字極小而精絶與坡帖甚相似皆一世奇寶也

跋清溪帖

池陽自唐杜牧之賦弄水亭詩本朝東坡先生賦清溪詞而亭與溪之名遂大聞於世其風月變態草木呈露山

川秀遠之狀二公詩詞盡之矣茲不敢復云淳熙已亥
某來爲郡迺即故址爲亭歸然伐石作記稍還舊觀暇
日登亭誦詩對溪歌詞恨九原之不可作也元豐間符
離使君張公翊嘗以青溪之景命良筆圖之携至京師
東坡首爲賦詞又屬秦少游書牧之弄水亭詩於圖後
於是一時名公篇什序跋殆八十餘人文與名而並傳
景以人而俱重翰墨璀璨溢於編帙後世誦之者如生
乎其時而身見之誠池陽之盛事也某既得其帖於張

使君凡歲月先後悉仍其舊不復差次迺刻寘亭上俾日對溪山欵致風月復忘不韙輒繼牧之之韻以道立亭思古意云

跋米元章大字多景樓帖

淳熙壬寅十二月汪伯時自淮歸衢道由錫山泊舟梁溪之下携賔客訪陸泉樽酒貳簋泉酌薄暮倚春松臨清流爲九曲流盃之製賔主交罰亡能免者俄焉明月在天松影墮地泉落流散循除自鳴主人不歡而客自

飲余醉卧亂石勺飲已不可進伯時撼余曰君毋醉吾有醒具矣遂出多景樓帖余讀之醒然如對偉丈夫如覯萬濤奔崩又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軒然大呼索酒三酌有飲必酹客有善飲者爲之辟易夜既半踏月歸步山行如畫余獨愀然

跋米公法帖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信哉頃見章申公家所刊東坡自海外歸毗陵六月帖方以建中靖國改元之意爲當時

賀甫旬日而公亡矣使天假之年所謂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跋米元章帖

此帖米爲代人書者今留汪氏嗟夫物之遷徙豈獨此哉觀此令人百念灰冷

跋蔡君謨書柳子厚詩大字

君謨大字真蹟流落人間者僅見此爾聞公之曾孫文昌公嘗見之自謂家藏未有也豈伯時嗜古至到造物

固私畀之不容以異姓爲後耶

跋司馬溫公帖

元祐初元六月范忠宣同知密院溫公以是年九月薨於位今觀答忠宣賀朝謝帖葢公已得疾卧家時所書幾絶筆也嗚呼哀哉公以誠一格天宗主斯道既相累月而德在生民勲藏盟府扶持憑藉後世賴焉方忠宣公自環慶來朝上問備禦西戎之策忠宣請罷兵棄地以靖邊壘諸公會議未決忠宣甫入樞府亟申前議邊人

賴以弗恐所謂今日朝謝中外同慶是亦有見於此矣嗚呼公方病日無聊而休戚於國事其惓惓如此余三復斯帖竟日為之流涕

跋蘇子美寶奎頌帖

觀寶奎頌帖使人襟度飄然如排閶闔而上蓬萊也潤色皇猷黼黻王度非斯人其誰嗚呼惜哉

跋韓忠獻魏王帖

前輩書尺語簡而情有餘後世道不情語至一帖累數

百言猶恨不足是眞可鄙也忠獻王與曾宣靖同相趙康靖歐陽文忠皆叅預凡議政令王必曰問集賢議典故必曰問東廳議文學必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王自決之矣人謂眞得宰相體後一帖蓋王與趙康靖者語雖不多而繾綣懐舊溢於意表至謂永裨聖治則猶未忘前日東廳咨謀之意也前輩心在王室其於書詞豈直爲問訊而已可不敬哉

跋李北海帖

李北海七十字若草草不經意而法度咸陳毫釐必具好事者蓄前代名帖往往僅得墨本方訂正優劣不勝異同嗚呼是未見真者爾何紛紛墨本爲也

跋山谷先生茶詞帖

後山詩云當年闕里與論詩晩歲河山斷夢思妙手不爲平世用高懐猶有故人知時山谷方自戎徙黔後山蓋爲當時人物惜也余三復此帖爲之愀然

跋李西臺臨魏晉帖

唐人臨書多用粉蠟紙薄紙或冷金硬黄是直欲真相似者西臺帖獨用厚牋摹搨筆勢迅速意足而迹弗拘此尤不可及不然有若似孔子豈真似孔子者耶

跋范石湖草書詩帖

右石湖先生翰墨也紹熙癸丑某將指肅客事已道由吴門見公於壽櫟堂飲食教誨載辱竟日某因出道間詩編呈似公不鄙焉而覽之既又伸楮和墨取四絶作草聖頃刻即就公曰予屬和未暇書此以當和篇耳蛟

龍驤騰蛇蜒起伏筆端變態不可窮盡視杜祁公蘇滄浪黄太史之筆誠兼有之又六年某繆制蜀閫繼公於十九年之後流風善政殆不止於猶存也仰企前規如在左右慨念疇昔洒翰之罷何可自祕敬鐫樂石留置郡齋庶幾夫古人挂劒之義且以慰蜀民愛棠之思云因挈大軸命小史展卷簷前月華下照字畫交映三復未竟巳聞家僮鼻息雷鳴矣嗚呼所謂得之心而寓之酒者豈獨山水之樂哉翼日因書其事於帖

跋余襄公平蠻帖

慶歷間元昊納誓請和契丹以兵臨境上言為中國討賊襄公獨曰中國厭兵契丹所幸也故用此撓我耳朝廷命公往報公馳騎出關見敵於帳中從容辨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遂得要領以還嗚呼子儀單騎見敵不足道也其精神折衝如此平蠻一事真牛刀割鷄哉三復勁畫懦者增氣慶元二年九月晦日建安袁某謹書

跋沈正言放蛸蜂帖

隆興二年九月旦日與客會於妻叔知録惠公之家拜觀正言沈公放蛸蛑帖而侍郎周公亦嘗記夢於後客有言曰同一法界而無物我心者實於此見之二公真仁人也某曰不然君子之於仁貴乎不自狹也而不自狹蓋自能推始愈推而愈有餘是之謂仁今正言沈公再世歷臺諫造膝之語皆不虛發民之及公姓氏者率以手加額也侍郎周公歷更三院章奏百上非興利除害不言也四海赤子遂以得所此二公之仁善推至此

豈可獨以放一鱗介之物與得一恍惚之夢而觀之哉
異時左右聖君燮調元化使萬物各正其命則其功德
又不止於帖中語也某雖甚愚尚致力於不殺之戒而
他日涖官行法敢不以二公爲師以庶幾仁之不狹者

跋范季海摹范侍讀留題趙州諸石刻帖

癸卯年在錫山與新澧州使君范邦定邂逅相遇邦定
以侍讀公之適孫也屢出侍讀在資善堂所得阜陵舊
學時奎畫及公自書數帖君臣之遇合豈一言一見之

頃哉後十五年今復見公留題善本且聞阜陵蓋嘗宣取而賜覽焉唐太宗得魏徵身後一紙書而記之於笏殆不足道也雖然季海萬里使敵方驅馳鞍馬間一見此刻下馬瞬息急脫墨本以歸非敏且勇誰能辦此漢陳湯出西域所過城邑山川必常登望其志遠且大矣卒之將義兵行天誅斬郅支單于懸於槀街爲漢儁功今季海是馬敵廷能於登望俄頃中遇事敏且勇如此使得萬人而往則威震百蠻當不在陳湯下尚他日見之

跋默堂先生帖

東坡先生道由庸德薛昂以郡文學見昂自以年少氣銳與坡論議滋久遂及新學推尊其說累數千言不停口坡縱其喋喋無語及之昂語竟坡徐曰教授後生然成敗政不在今日也今觀默堂先生帖其論王氏之學憂深思遠而獨要其終一歸於國家治亂之所繫極而至於華戎之變其流毒餘孽至今未泯者此豈區區學者欲以一時之說事科目中程度可得而是非之哉自

昔志士仁人爲天下國家慮者不憂其變而憂其窮不計其近而計其遠夫倚道以徇利其端倪之發必有以柔悦夫人之心然自其學之一窮而變之極於旣遠則乘其禍者乃至於君臣猶不能以相保此坡所謂成敗不在今日而先生亦曰誰實兆之天下之患其機故如此也先生方輕一身如鴻毛嫉權臣如犬彘國論未定死且弗卹故讜言一發而身已斥去然至今數十載其憑藉扶持生民陰受其賜而不可窮者淵源所漸其及

人之遠又如此余三復此帖終日不能釋手云

跋趙監簿帖

本朝文治之盛教養所漸踈昵爲一慶歷置睦親宅兩教授又課經典文辭二百年間本支蕃衍秀穎層出至不幸多事而懷忠挺節者又凜如也吁有以哉今觀監簿之帖足以驗慶歷所以詒謀之意矣

跋昭明文集

池陽郡齋既刋文選與雙字二書於以示敬事昭明之

意今又得昭明文集五卷而并刋焉所以事神者至矣夫神與人相依而行也吏既惟神之恭神必惟吏之相則神血食吏禄食斯兩無愧

跋李允蹈思故山賦

孟子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此三代盛世事也漢始以科目取士今相望幾三千年不復有所謂英豪俊傑士矣士所抱負者大而使拘攣於文字繩墨之内豈復有英鋭氣哉科目得人其最可稱者不過公孫泓董

耳渥洼汗血之駿而東以羈馽顧其志豈甘此耶彼既不足以得天下士而上之人又誘曰有科目嗚呼此允蹈所以思故山而賦歸也雖然東坡先生謂君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癯仙此又允蹈家舊事其毋曰憂心怦怦涕滂兮而自困抑哉癸卯三月二十五日

跋胡元邁集句詩帖

和六材以爲弓繪五色以爲服組織縷結而錦繡具長短十九而笙簧成數者皆天下之至巧況於粹古人之

美句聯事比律以爲詩哉若元邁者亦甚巧且博矣夫其詠異事其人異時其出異手而元邁方裂而取之如即一事混而成之如同一時比而聲之如出一手信乎其爲文也老蘇謂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尺寸而割之錯而組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此元邁所自疑者僕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觀所集暮遊江村詩政使八君子者自爲之其自然成文恐不過是亦何惡於割與錯哉雖然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滔滔汩汩雖一日

千里無難此又文之出於我而不可禦者則僕猶有望於元邁云

又跋餞仲甄舊詩

仲甄國博頃予在學省爲同舍郎今二十七年嗟乎仲甄爲古人久矣予來帥蜀閱三年而仲甄之子大雅相過且出昔所餞仲甄歸蜀之詩懐賢念舊不覺泫然前輩於故舊子孫深所屬意予雖不能如西門思恭以師友教導鄭亞之子然仲甄有子克自植立他日必能振

起門戶尚刮目見之

跋惠齋草書千字文

自昔學士大夫以翰墨稱者固不乏人而閨闥之間能擅其美者自晉宋至今僅一二數也唐仙女吳彩鸞工小楷一日夜書廣韻一部得之者售金可一兩亦以罕得爲寶爾惠齋未笄已落筆數百紙散在人間今又存二十年矣草書千文特其一也眞衛夫人之亞吳彩鸞其惠齋之細也耶子由遣示千文因著數語

東塘集卷二十

宋 袁說友 撰

辯

張良辯

或曰張良之欲毆老父似無先見者余曰不然作張良辯

班固記張良取履事余謂良之識老人政如其識高祖皆其平生遠識洞見賢否精神之妙在此二事至其謂

良初見老人命以取履怒欲毆之且曰為其老迺彊下取履余獨未解料物纖悉必中如燭照龜卜動與神契烏有神異如黄石老而謂良一見不能深識乃懷欲毆之心乎且其相期平旦之言而良之往至三晷無厭斁憚煩之意使良不有所見已知老人非庸常士其心足以照知而測識誰肯一就其約拒而不與又至於再至於三而猶拳拳信慕堅忍不拔以如其約哉度人之情一往不就或勉而再再而弗與則未有不委而去者矣

今良勤劬堅確油然而就之不憚再三而與之會此非

胃中洞見老人之異必不至是而班固乃謂其初欲毆

之以其老而下取舃有卒然相遇命以僕妾之役肯徒

以區區之老而為之屈哉必不爾也漢高祖與蕭曹起

於豐沛所與成帝業者良平韓彭耳韓信因蕭何之薦

而陳平彭越皆自楚往彼三人者其歸高祖皆非有先

知之見而良獨起於草野方懷景駒之就而道遇高祖

亡介紹非雅素一見相得欣然從之至有沛公天授之

歎此其先知逺識洞見物表豈韓彭陳平輩之所以過高祖者哉以其知高祖者而考之圯上之事則良之知人大抵如此而班固乃載以毆之之説信斯言也則良之取履就約皆幸遇耳而何預乎先知之識哉余故曰史氏一時記事臆度之言良意不出此也

張釋之辯

或曰張釋之能以仁恕導其君者余曰不然

作張釋之辯

人臣進言於其君雖品目端緒之不同要以近厚為主
益人心莫不易於薄而難於厚是故從厚而入於薄者
易從薄而入於厚者難入於厚者雖未至於厚而終必
至焉入於薄者一至於薄而不復變矣況夫人主之於
刑罰其可導之而至於薄哉張釋之奏寬犯蹕之誅其
謂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其言寬厚彊毅執此與
臯陶之寧失不經呂命之惟敬五刑何異至謂方其時
上使使誅之則已嗚呼此一言出天下豈不為寒心哉

夫天子之與有司若名號則殊而緣情定法至意則一天子立是法以付有司有司守是法以正天下故天子無私法有司無私刑然後上下齊一而刑罰以正今而曰上使使誅之則已是則導天子以縱殺而不必有司之訊凡有干於天子者將疾誅亟戮必以快意為事而有司之法可以一切不問是天子之殺人無適而不可便宜也且夫有司之設正欲斂人主自縱之心守天下一定之法令使之可以自便雖朝殺一人而慕戮十人

不復求證於有司矣而可乎吾於此不尤釋之而幸文帝也文帝天資仁厚豈肯銳於殺人哉不然以是而告武帝焉吾恐天下重足而立可也嗚呼一言而為智一言而為不智其釋之之謂歟

公孫弘辯

或曰公孫弘顧不用卜式知人者余曰不然作公孫弘辯

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

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有寃欲言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式何故寃使者曰苟子何故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語丞相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嗚呼公孫弘其以妾婦之道事其君也觀弘立朝大槩顯然盡在史册固不必枚舉而後見然獨惡其以卜式為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愚以春秋誅意之法

繩之則妾婦之說信矣方弘之事武帝其矯偽足以欺世而愚俗而獨不能以誣汲黯蓋天下之理惟正足以識邪惟誠足以照偽彼其見詰於汲黯略不少恕凡弘一言之發一事之舉黯即譏責皆遡其心之所未形見者旁詰而曲數之故弘曾無一日少自縱肆往往費辭曲說僅足以為臨時解紛之計其䀋黯輩恨不斥去也而卜式輸財之奏雖未可以為美事然觀其答使者反覆之言與其牧羊如治民之語其忠純質直守道徇理

不徇情勢是葢汲黯之似者而弘心固逆知之彼謂使式一日居於朝廷則又復一汲黯矣一黯且不能制而乃附益之吾其危哉弘意出此故曰願陛下勿許則其懐疑猜忌之意所以剌剌於中者為何如且式後既為郎凡因時諷諫以死請行指鹽鐵之為難謂舟車之可罷此豈弘輩所可企萬分一者而曰不可以為化而亂法嗚呼剛明英武如漢武且不足以燭姦人之計信乎君子難進而易退者也

王尊辯

或曰王尊之於衡譚責人無已者也余曰不然作王尊辯

元帝崩成帝初即位石顯之徒為中太僕不復典權匡衡張譚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位三公知顯等專權擅勢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皆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失大臣體成帝乃下御史劾奏尊不敬左遷為高陵令嶄室之變其來漸矣夷攷元

成以來羣姦竊弄訖不能禁由一王尊以劾匡衡張譚而斥然後小人不復忌憚嗚呼人主聽言之際豈可無遠慮哉當元帝時石顯擅勢專權大作威福漢廷公卿自蕭望之既死皆俛首下心無一人敢竊議者成帝嗣位而衡譚僅能以區區之奏乘石顯失權之後欲以誅鋤舊惡葢幾於縛死虎者偉哉王尊之言乎尊意以謂衡譚為三公親目石顯竊權釁禍勢軋人主不能劾治於方彊之日而徒伺其既敗然後一言其於尊朝廷斥

姦回益已晩矣夫藥不能生死也病未劇而得之則無死之道士不能止土崩也國未殆而用之則無亡之理尊之言其亦恨夫既劇殆而後慮哉成帝於此政當納王尊之説正阿附之罪誅石顯罷衡譚使天下知侮權竊柄如石顯者為無所容而畏避全身如衡譚者亦不能免然後亟用王尊以信其説庶幾小人一日得志必能懷危慮患無復敢有竊弄之意而成帝慮不出此乃曰王尊摧辱公卿輕薄國家斥去而不復顧反復優褒

衡譚畧不譴問自是而後則凡小人方張之日誰復肯以衡譚失時之戒以求所以亟治之者訖於哀平漢室浸弱權倖滋熾以至鳳莽其孽盤固坐攘漢璽如取懷抱豈不痛哉然則人主聽言之間要當辯邪正權重輕而慮及夫遠者久者其毋計目睫之利害而輕示之機哉

漢儒辯

或曰漢儒五經之學有功於聖人大矣余曰

不然作漢儒辯

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盖祿利之路然也聖人之經以秦火而亡以漢儒而雜亡之害在書而雜之害在道書亡而道固存道雜而聖人之意泯矣故亡之害小而雜之害大嗚呼理存而一說具初不欲天下後世曰是經之有是言也其人以為如是而其人以為

如彼令人以為此說而後人以為彼說也亦何嘗一言而有二理一理而有二說哉而漢儒以專門名家以師說分授人自為師家自為學矜私意以為書逞臆決以立見且易一也既有田何京房之學又有施孟梁立之學復有張彭之學書一也既有歐陽氏之學又有大小夏侯之學復有孔許之學至於詩禮春秋其言某氏某氏之學不一聖人之作經以一說具一理一理之外了無歧論豈某曰如是而某曰復如彼哉今而曰某氏之

學是一說也則又曰此其氏之學是又有一說也故飾易文者指箕子之明夷為萬物荄滋之說而或者又曰非古法通書傳者釋若稽古至有三萬餘言而或者又譏其太過人各是非互相詆訾索新誇奇以自表立迨使天下後世智者慢其說而棼以臆見鑿者勝其說而附以奇論蔽者守其說而膠於要旨甚至一經而有十家之訓一訓而有異同之說傳註之學以千百計紛紛籍籍孰知統紀皆漢儒有以基之葢如適乎荊榛之塗

旁斜曲直縱其所向而不知悟然其去通都大邑愈遠矣然則漢儒專門立學之弊其為濫觴如何哉班固賛之曰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葢禄利之路然也嗚呼漢儒之學大畧可見矣

說

易說

乾元坤元元者何大也欲觀乾元坤元之妙當於二五兩爻觀之道本不可名言而聖人命之曰元元本不可

形容而聖人又命之曰中大哉中乎二五兩爻皆中位也有陽中有陰中陰陽皆中也中與正有辨乎曰以陰居陰以陽居陽正矣然而未中也中無所不在在在皆有中道至於中不能加毫末於此此中之所以為大也先儒言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故皇極者大中之謂乾坤二五之中所以為乾元坤元之大也乾之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謂九二也又曰君德也以九居二人臣之位而以君德為言何也中無所不在固

可以通言也自二言之則為見龍自五言之則為飛龍飛龍之中即見龍之中天下豈有二中哉坤曰順承天乾坤無二道也使有二道若之何而順承耶六二言大而不言中六五言中而不言大互見也二之直方大以中故也五之文在中其大可知矣彼執一者則謂二自二五自五不識貫通之妙者不知中者也即乾坤而推之餘卦皆然屯六二之十年乃字九五之屯其膏當屯之時不敢苟合寧紓徐以要諸久不可大有為寧收斂

而當其用皆時中之道也蒙九二剛中之才而有包容之道其周公遭變之際乎六五童蒙之君頼剛中之臣乃濟其成王之謂乎君臣各盡其道正所謂中也此蒙之所以亨也此蒙之所謂聖功也需九二曰衍在中衍之一字妙矣哉處需之時茍不能寛綽厥心以俟天命之定則不可以言中矣惟寛衍在中自然綽綽乎有餘裕也九五一無所為需於酒食而已文王不遑暇食時當然也中也成王燕嘉賓燕兄弟燕朋友故舊時當然

也亦中也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訟非得已也九二之不克訟其惟剛中乎剛中故能息訟五居尊位以斷狂直惟其中正是以元吉同此一中也或息訟或聽訟中無往而不在其可以執一言哉師五陰一陽一陽為卦之主九二是也其丈人之謂乎故曰在師中吉六五為長子惟其中行故能代大君當帥師之任若復以弟子分其權則失中矣兵凶戰危其可輕也哉比六二處比之時無阿比之私得中正之道矣故不自失中乃吾

之本心也何失之有以九居五明白洞達故曰顯比既曰位正中又曰上使中甚矣中之可尚也自屯至比或上體或下體皆有坎焉履險而不失其道尤足以驗中之可比通行而無礙也至小畜則免夫險九二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中我所固有行其所無事自中自吉其不失固宜九五有孚於衆陽以中正而居尊位豈獨富而已哉能使九二得牽攣而復於上益不止乎獨善而已履之九二坦坦乎無係累之私惟其剛中故不自亂九

五履帝位之尊剛中之上尤為正當然猶有貞厲之戒何也非禮勿履兢兢自持聖人之心與天同運未嘗有一毫之間斷也嗚呼大哉中乎在乾坤為乾坤之中在餘卦亦皆同乎乾坤之中人見其變中未嘗變也聖人建大中以為天下凖為萬世凖有百千萬變之不同而聖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與賢與子皆中也揖讓征伐皆中也誅管蔡封蔡仲皆中也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皆中也過門不入陋巷簞瓢皆中也父師則去

為臣則守皆中也中無定在變化云為無往非中雖然變化可也無忌憚不可也變化者未嘗不允執無忌憚則不允執矣至于拘儒則又執一而非執中矣天下之亂所以日多而治日少者無他故焉不壞於執一之拘儒則壞於無忌憚之小人前史所載昭然可觀嗚呼安得明易君子而與之論中哉

又

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之未畫安有陰陽陰陽尚無名安

有道名嗚呼一之未畫已具陰陽陰陽未有名道在名之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無體有體亦太極太極無畫有畫亦太極太極非陰非陽陰陽亦皆太極不名曰道而名之曰太極何耶名為未悟者設也名立而人愈不知道離奇耦剛柔動靜而言者非也即奇耦剛柔動靜而言者又非也甚矣人之難悟也

吳魯字子唯說

吳氏子求名於袁起巖乃名以魯而以子唯字焉何哉

吳氏子好學之念有餘而勇於進如馳駿馬欲一蹙而至康莊者嗟乎子不見夫赤子之心乎毋機心毋鋭志而良知良能融造化而含萬理也子其挫鋭而魯全其天而達其人則一唯之發口耳俱喪是足以進於學矣吳氏子亦唯而退

陳晐字退翁說

陳氏之子名晐而求字於表其曰晐聞之晐者該之異辭也釋之韻者而以兼為言則晐與該也其辭異而旨

同乎君盍有以字之棊曰予固知夫晐之為兼也其亦知夫兼之為說乎聖人畫卦以其兼山也而以艮言艮者止也故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兼天下之善推而用之則出位而思也庸何病而卦也象也皆以止言兼可恃乎自夫子之門其弟子薰陶漸漬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而顔子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其有也實也能也多也豈不曰兼人哉乃且謙居遜處而無以兼為者故曰以退為進雖以子路之勇聖人

亦以其兼人故退之顔以退而處一己之兼子路以兼而樂聖人之退則兼山之艮聖人與羣弟子蓋於是焉洗心哉子宜以兼退為進而以退翁字焉則道愈損而愈明已愈克而愈誠不溢於盈不矜於成將使源泉混混而莫見夫終窮之形其兼也孰禦焉賅乎其毋以名浮也

贊

温室百瑞圖贊

維魏奄有九有之師上稽畢昴遠追夏虞相其陰陽土中宅都迺命工正乃𢪏知愚爰築爰建外郭内區後庭永巷小寢之餘越有溫室是紆是徐儀形宇宙聖哲之軀參以百瑞丹青是攎間以藻詠述其規摹韙矣夫蓋未有不歎天地之眷命若斯之盛者也越自三才之肇判曠宇宙之遥邈中啟聖明之運昉於河洛之祥著為圖書之盛四靈間興萬祥

迭臻是蓋有瑞志之不能盡録山經之弗克備載者也今而畢括具詳廣羅備蒐上而景慶之燦嚁下而麟鳳之奇偉凡百有象獻其非常之符者蓋無一不在焉如是則上自皇德之興中由帝道之備王仁霸略之所雜出者元康章和之所逻至者罔不畢具焉皇乎哉亦以總古今之昭監答乾坤之良澤也歟夫後宫燕息之所而不忘造化之應也乃如

此殆無逸之遺意流風也歟圖必有贊贊曰
維魏作都畢昴之區乃命攸司乃括智愚興築茲邑實
繁有徒乃建大寢四方無逋後至永巷小寢以餘乃有
溫室乃燕乃居包括宇宙聖賢是圖爰及百瑞厥類不
狐有河之馬有洛之書由斯以降受命之符上際窮象
景慶有敷下逮寰宇麟鳳實殊歷草煒煒三秀扶疎丹
魚生沼皓獸在塗澤馬於阜三趾則烏象其彷彿錄其
體膚寫以丹青乃形乃模燕息之室監戒所須無逸遺

意不介而孚用保其盈用儆無虞維魏有作烏可厚誣

獨於閒暇情意所除昭此衆祥戒其濶迂俾之不荒如

響應桴樂為歆賛監之在無

辛卯歲記顔賛

子之蒙不可擊何勇於升堂而伏几子之文不可訓何

樂於染翰而操觚嶔巇難合而欲一天下於論議之頃

酸寒陋甚而欲展四體於功名之涂子方嫉人之弗競

人亦笑子之甚迂嗟夫辰之速兮隙之駒道之難兮齊

之竽毋紛紛乎多事袖手板兮歸與縱良田之無有而四海多山林之樂豈不能自老於臞儒者乎

丙辰歲記顔贊

汝少而學汝長而儒及其仕也天下皆智汝獨拙天下皆敏而汝獨迂今頽齡之既晚頭白髮而已居吾即汝貌吾觀汝軀盍歸乎問松菊之舊廬盍老焉爲山澤之癯則汝之求於造物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

林睎仲記顔贊

學以視其身名以實其稱而成也不副其學位也弗齊其名儒則甚癯氣馬絶清有壽之行而又有壽之形此莊子所謂且予求無所可用故能終其天齡也

行狀

魏安人胡氏行狀

淳熙十年六月二十日故泉使魏公之夫人濡須胡氏終於平江寓居之正寢將終呼二子炎掞告之曰生死命也我涉世六十八年介婦於魏者四十五年父母舅

姑皆落落寒素無甚如意者患難窶乏我所諳飽自眡
閨閫之事或無一愧者今我死矣我之甥衣其幼自力
學在諸甥間以從學多往來舅家舅所望者汝欲狀吾
實其屬諸其甥乎夫人既終又三月炎挾書來誦夫人之
語甚慟而失聲則曰不幸不能視夫人易簀逥及死而
不忘我嗚呼吾將何以報遂哭以受命夫人諱慧覺字
悟貞世居無為故黄州别駕朝散胡公贊之長女失恃
於襁褓甫四歲已能思念母愛嘗見他兒戲母側者輒

泣下有訊者則曰我何以無母子之樂耶見者為戚戚自幼而老凡資冥福思報母恩者亡一朝忘去紹興初淮饒於盜民弗寧止會有迫於境者適別駕公獨留寧國官居子幼未解事親戚束手相顧無有出計者夫人猶在室毅然曰不使我父惟家之憂以廢官事此吾兄弟姊妹之責也迺以義糾姻族擇村落可辟地者弛擔以就且曰吾一身不足恤吾父與族何可忽也相期以同生死遂亡一人敢戾約胡族因以奠枕至今德之別

駕公用是偏愛擇所宜歸者而歸泉使公夫人入門接上下以誠愛一毫髮事不敢專已意曰是曾奉吾姑命否也夫人之歸太夫人年已高泉使公事母孝悉以太夫人飲食起居事屬夫人夫人曰家事無大於此也奉迎供養肅謹誠至凜如一日泉使公不治生事留選調三十年居閭之日什八間得俸亦不滿萬錢夫人與泉使公約曰所入如此當先足所以奉吾姑養者往往夫婦不敢肉食夫人日出簪服質貿以裨太夫人飲食衣

服者有一不懌意夫人終日弗寧止稍無他即釋然慰滿太夫人以八十頗親樂甚夫人躬修製嘗滋味而後進嘗曰八十之老一有疾痛豈可以驟來之醫而服嘗試之藥哉凡藥自醫來者先嘗迺肯用太夫人壽考康寧既歿亡憾者夫人之孝炳如也泉使公讀書四十年既不得志場屋炎挨甫長夫人曰二子當求以酬父志者泉使公多怵怵官事少暇日獨夫人訓飭二子甚力寢食必戒曰家事我尸之家費我度之汝毋得誰何其

閭閻師之良者雖甚費不惜晝飲食夜燈火經紀使有餘故二子得殫志於學日進進不可已也越明年二子聯薦冑監泉使公時宦中都朝士讙曰魏氏有子矣又一年掞入大學月書累占上游復以魁薦今籍内舍奕再舉於閩漕兄弟間頡頏行輩科級皆他日餘事夫人教子之驗其章章如此泉使公薨夫人攜二子歸寓於平江益戒二子不出門户於進修事尤加意嘗曰吾老矣如吾所事者吾所仰者今皆亡吾今復何為哉則盡

却家務細與大不經意翫繹内典多所觸解自壯歲已
不愛組飾一物一念不以介介於懷亦寡笑語所過淡
如不復動休戚意先是歲旦家庭間致賀意夫人曰我
今又增一歲然我年來得佛趣世故物態心已超脫覺
此生已如朝露矣二子諸孫聞斯言不敢窮夫人意向
越一月夫人曰我欲見親戚於旁郡二子不敢逆具舟
櫂侍行抵錫山某適留外舍得拜夫人膝前時精神彊
懌氣貌寬和勝異時自錫山過陽羨留埸吳濠州家半

月而後歸益夫人性天內覺智慧益明若有所信受而知夫死生變化者歲旦之言旁郡之役則有以也十月忽得心脾疾起居亦無他苦一旦屏粥食遠藥餌二子朝夕奉藥食以進夫人視之淡如無意於瘉也二十日將晡呼兒孫告之曰無重憂惱物物有數不可留也一語不及家事而逝炎掞將以十一月二十三日祔於泉使公之塋實平江府吳縣靈巖鄉横山之原夫人以泉使公官朝散郎再封安人子男四人炎掞偞其炎廸功

郎處州司戶佽早亡子女一人適故迪功郎御前軍器所受給官莊珪孫子一人堅孫女四人嗚呼夫人之德行不過盡力於舅姑夫子之際爾若夫人則過是幼而失母恭而自立長而為婦貧以起家此男子所甚難者而夫人行之一無難焉是可敬而可仰也其未弱冠而孤夫人愛之者招呼拊育亡虛歲在諸甥列蒙賜獨厚迺死之日猶不忘其甥使有言以發幽馨於泉下敬書其足以槪範閨闈者於右以俟銘者採擇焉

故太淑人葉氏行狀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敷文閣待制單夔之母夫人葉氏終於里居之正寢壽八十有二其生也有子貴盛而安榮壽考受福為特厚其亡也德在鄉黨恩在姻族弔哭相望為失聲嗚呼生榮死哀夫人其有焉夫人諱妙慧世為建人曾大父其潛德弗仕父其少孤游學壻於吳門同郡浦城之楊氏因家焉名聲詞章頡頏輩流閩郡博士遴授直學職然刻思古文不就舉子尺度

終不應舉選夫人聰悟閒靜未五歲女工已輒解直學俾偕兄弟課句讀日記數百言楊母謂直學曰讀書非吾女所先者當先婦道而輔以剪製縷結可也夫人自是益不凡未笄父母俱下世楊母之姊適建之魏氏亦寓吳門愛重夫人俾往來其家撫育甚至又率羣葉為擇所宜歸者而歸朝散郎通判舒州贈通奉大夫莘杭之仁和人吏部郎中單煒之子也其歸通奉也吏部與令人皆無恙家甚窶令人專意內典家事支吾弗皇給

夫人曰吾奉箕帚治絲枲其家伏臘之須旨甘之奉所當用力者咨以嫁時簪珥鞶帨鬻以為助又自攻苦茹淡專力區處舅姑喜曰是真吾家婦也悉諉以家事夫人營治勤劇嚴中而順外日費細大歲儲饒乏白舅姑以節目而躬行其靡咨焉單氏門戶遂立吏部尚義好施異時迫於弗贍曾不能快意夫人佐饒之餘毫粟撙出内不妄用一錢思以慰吏部美意於是割衣食以賙貧不足者治藥劑以施疾病之困乏者捐資遣以相助

婚姻之失時者吏部一言夫人承志唯亟內外親無疏昵皆家歸之晨昏定省通奉與夫人日有常度儀法翼翼可觀吏部耽嗜於學雖官居立朝率夜漏踰十刻夫人約通奉拱立閤外吏部歸寢舍竟禮乃敢退其婦道誠至如此舅姑之喪通奉哀毀致疾夫人旣追慕不少損又經紀襄事一無歉於禮者通奉詳雅和緩文而能官恬於仕進遂老州縣為令為倅皆有清白惠愛聲夫人內言居多焉通奉卒夫人年僅踰三十居喪守志竟

不萌世念三子六女獨二子一女有家室餘皆煢煢其哀益令貳卿方齠齔也見者傷心謂夫人不自足而飽狐幼是良難者夫人曰事長撫幼其理一也曩時公姑在堂雖門户已立而家事弗濟吾猶以勤儉輯令吾婺處兒女且纍纍日亦何所憑藉哉惟有勤與儉爾則盡絶人事閉門深居内外言不出入有田二百畝薄入儉出錙銖較計薪水之外一介不以取予如是十餘年女熟於訓而工於藝各擇其可終身託者其後登蘭省分

符竹員郎别乘濟濟蟬聯各得其所歸也貳卿稚歲無
父奉侍孀母已嶷嶷見頭角甫能言嘗曰吾獨失父不
力學自立不名為人五歲讀書歷歷如迎刃夫人悲喜
曰是兒父所鍾愛令可教也乃訪師之良者買書史闢
廬舍晝則躬烹飯夜則供燈火俾貳卿從游焉今金陵
帥參錢公與貳卿相從最久而厚者年十七入銓闈高
等未幾復占刑法科徧歷學官騫翔監省妙年而守三
輔握蘭以總饟屯歸貳民曹為名法從實夫人有子而

善教之也夫人自孀居亡他好嗜獨紬繹佛書辯析微旨至忘餐食每以愛人利物為念貳卿既上法科廷評命已下將就職夫人戒曰是官非州縣比汝能信吾說即往否則勿就貳卿敬請其說夫人曰今天子仁聖愛及螻蟻我聞廷評閱天下獄案罪所輕重在筆端寧失不經哀矜勿喜聖人格言汝當守此貳卿職廷中六年自評而丞丞而正讞議訊鞫一無有濫寃者而緩死之議蓋什九焉夫人之訓然也貳卿守霅川閱七月以治

理劾詔奏事行在所尋以尚書郎總淮西饟事詔趣行
貳卿如金陵命其子迎侍板輿在湖日郡循例致饋夫
人親與審項目不可者盡卻郡治帳幃器皿纖悉以歸
主吏不一物偕行前此未有也湖人今猶能言益其循
理敬法嚴於授受之細亦如此貳卿總饟四年三以王
人歸覲夫人每誨之曰汝繇早官蒙主上特達之知遭
逢晉用何能稱塞惟是得望清光日當以裕民力寬州
縣愛士卒者入告其曰剝下以媚上瘠民以肥國則汝

大負朝廷非我疇昔望汝者用是貳卿造滕之言每不敢戾其說貳卿既貳民曹再歲為真宣勤於國大農衍裕上意益嚮用矣獨夫人曰吾兒本何能而至於此才弗稱禄食浮於名恐終不足負荷而貳卿亦欲用力四方思以休其進退夫人曰促抗奏貳卿即請對上章誦母子閒懼弗勝榮之意詔可其請以西清次對知平江府平江夫人昔時寓居地親朋姻族尚不乏貳卿開藩夫人即戒以毋得毫髮私吾家又飭所親之賢俾家諭

其族毋令擾吾子終貳卿去郡莫敢一人願受私者貳卿自平江奉祠歸里門夫人年已七十六母子懽欣怡愉杜門燕樂相以寵禄滿盈為戒貳卿居閒八年得以娱說親闈春容子職暇日相與翻經文訓童穉閒則會親戚接杯酒融融洩洩自適其適而無一毫干其心貳卿之能守富貴不危溢者夫人有助焉耳年踰八十起居飲食如强年人朝夕家事猶維持其大綱而規法之嚴維持之素中外益自斬斬人不敢以篤老易也故冬

偶得脾弱之疾貳卿憂惴衣不解帶者踰月一日夫人
諭貳卿曰吾自三十即奉釋氏教祀佛饒經飯桑門者
未易屈指計豈直為觀美哉誠欲令日受用耳吾常誦
其書而解死生之說令八十二年不為不夀吾於此無
嫪戀意也汝等毋苦以藥困我貳卿泣下復進藥餌即
揺手止又戒家人勿哭泣徒亂吾志遂手結彌陀印晏
然而逝夫人以通奉恩封安人貳卿既貴累封太淑人
男三人導從政郎無為軍録事參軍晉朝奉郎通判揚

州夔降授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女六人適進士林棊故朝奉郎前監行在左藏東
庫葉沆朝奉郎前權知濠州吳褒朝奉郎新通判台州
薛褏故通直郎前知明州奉化縣蘇衵朝散郎新權知
彭州吳昭夫孫男九人端彥承議郎監行在左藏東庫
端禮端友文林郎新奉國軍節度推官端章端仁從政
郎欽州安遠縣令端臣端修端士承事郎新蘄州都大
監轄倉庫端己承務郎孫女三人長適廸功郎新臨安

府仁和縣尉陳晦次適趙某次在室曾孫男二人長誠夫次某曾孫女一人在幼孫導普女適林薛蘇者孫端彦皆先夫人出適奉先娶李氏今葬於仁和縣大雲鄉鳳口樂山之原將以今年四月二十三日祔葬焉嗚呼夫人之德之行形於家事於親浹於姻族而達於州里其承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實而弗華久而弗渝其胚胎根履非有所矯拂也性稟泊如薄於自奉衣服華麗飲食盛異即唾去至於周人之急切切如已戚休事

其在宴之時雖觧衣鬻珥不少靳旣貴則雖甚費而不肯已也訃傳之日哭者必慟以為夫人之壽固天所以福善人者夫何憾令而後緩急之際寧復有如吾夫人耶夫人之兄懼西兵之亂身沒王事夫人捐費舉策委折以請於朝卒得一官以禄其弟葉宗益多之二子導晉皆李氏出宦游旣弗顯又跅弛無生理不幸早亡諸孫未仕者多疾疢不能立以故二子之室無留金夫人撫存愛養恩惠備至非一歲月貳卿令奉夫人遺意盡

挈伯仲氏家長幼闔屋而居粟縷之給貳卿皆尸焉人謂夫人慈愛貳卿孝友相成於善如此夫人蚤更憂患心力為耗晚年目眎頗弱百藥弗少捻夫人曰吾生平善念如出家人嚮佛道如行熟路不應有此日課觀音經誦大士號貳卿又親書金剛經鋟木廣施溢萬帙一日夫人夢有白衣老人以指爪掠畫而去自是眎物寖明吉人之報固如此其外祖母楊氏與夫人之母為女兄弟其於夫人為表甥然夫人未笄而外祖母撫存遝

壻視如己女以故夫人與先妣如同所出而其視夫人如母焉未可以表言也其在諸甥間獨荷夫人敎愛厚甚則又如己之子以待其也聞訃匍匐哭喪奠酹不覺哀盡貳卿扶杖縗墨泣盡有請願疏夫人行實但狀其大者顯者其不敢以淺纇辭敬直書焉以告勒銘之君子

墓銘

惠夫人墓銘

隆興二年四月丁卯瑯邪惠氏歸於建安袁其越九年六月己亥以疾卒任所淳熙二年七月乙酉葬於常之宜興縣君山鄉青塢之原嗚呼顧俗老其不能而茲適以銘君也哀哉君諱道素常之湖洑人進士萃之仲女君生於良族族諸老言君裁十歲知事父母敬長而孝益謹父嘗有疽疾君憂甚不自省食息事候伺親側膳服藥餌悉躬之病未間則焚香泣下暮夜致禱不知夕之竟也居亡何疾瘳人謂孝敬之報宜如此後十年而

罹父喪哭泣盡哀課經文日數十卷却葷茹久不復見者流涕累時母氏多疾君慮以憂毀甚承意開釋昕夕侍旁不肯去時方有二歲子益弗遑顧也或勸之君曰吾母安則吾有子矣明年從其官都下居既别母雖一飲食弗置念率旬餘輒一命介問信僅不聞則悸不自佚信至迺少已嘗曰我歸袁氏不幸不克事舅姑恨亡以為見獨奉家廟唯謹奉祀孔時晨昏供香火雖疾亦力往凡諸事先者一物悉至敬君幼好内典甫識字晝

已能翻繹句讀未笄通法華義遇暇日默誦一字不舛落既長從其而繪佛圖蓄經卷往往甚於經紀家事其持閫眡前日益苦也君有幽閒之德性不嗜遊觀日惟閫政細大有節法否則咄咄經典舍是一不經意天資敏惠剪製縷結一見輒解嫂姪姊妹悉從君是式令為賢婦平生寡言言必契道理與之商可否事中者十九其將死也端凝如亡恙時第曰吾死後其歸我所誦佛書於棺其母使吾子長而不學也他皆不及其與君夫

婦十年我疾君嘗起之君疾我弗能以捄嗚呼哀哉年三十有一生男女各二人男六歲曰申儒餘皆亡其既與之為三年之喪瀕穴而窆君於墓又歛泣而為之銘銘曰維善而孝淑且質厥資懿美且嬪側宜壽而昌今何嗇輤帷不復閉白日天耶人耶理奚測吁其奈何眡銘刻

塔銘

僧如尚法蘊可用塔銘

義烏縣之東郭舊有六如庵興化僧寶月梵淵所剏也二僧頃來是邑誅茅以立香火其嗣如尚朴而好善邑人以佛稱之知其後必昌也再傳而至法蘊規度施置益懋前績堂殿崇成庖湢飭具松竹交映衆皆瞻仰謹曰是當為名刹一庵不足稱也法蘊亦具是願其嗣可用者出儒家流而喜醫術務求濟人而不喻利每以桐君自娛非庸緇比也士夫多與之有嗣曰了恩項相豐厚中有定力協其師以成法蘊之志項之庵以寺名矣

寺甫成而三師相繼以逝嗚呼豈三師者宿緣相值宿志相合共為此寺而生共成此寺而亡殆非偶然者歟不然何生也相為謀而死焉相為屬也妙欽者傳三師衣鉢而能修續其業於寺之對山鼎立石壙置三墖於上所以識開山者之甚囏難也妙欽亦猶知書其志高遠他日當為名僧墖具請銘於予予知始末甚詳故樂與銘銘曰其生也相與以成其化也相忘以形萬瓦鱗鱗三墖以寧我銘識之厥囏孔明

附録

家傳

公諱説友字起巖建安人生於紹興庚申歳治周易年二十有四登隆興進士丙科調建康府溧陽縣主簿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國子正宗正寺主簿改太常寺主簿樞密院編修官秘書丞兼權尚左郎官以疾添差浙西安撫司叅議官知池州以私計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知衢州提舉浙東路常平茶鹽提點浙西路刑

獄直秘閣知平江府節制御前許浦水軍侍左郎中兼右司郎官假顯謨閣學士萬壽觀使兼侍讀充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右司郎中直顯謨閣知臨安府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假顯謨閣學士萬壽觀使兼侍讀充館伴金國賀正旦使權尚書戶部侍郎兼修玉牒館過嵗為真兼侍講權戶部尚書華文閣學士四川置制使兼知成都府加徽猷閣學士因任吏部尚書兼侍讀充崇陵覆按使復以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知

紹興府浙東路安撫使吏部尚書兼侍讀兼實録院修撰兼修國史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提舉詳定一司勅令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控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宫知潭州改知隆興府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加大學士致仕嘉泰甲子歲薨於德清寓第享年六十有五官至宣奉大夫爵至郡公食邑至三千二百户真食至六百户贈少傅卹典如儀累贈太師魏國公初公寓居湖城號東塘居士闕